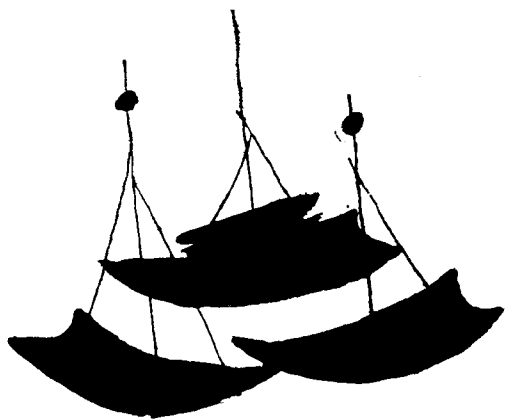


昨天的海

胡廷楣





昨天的海

胡廷楣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昨天的海

胡 廷 楣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1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21-0549-0/I·439 定价：3.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很可读的散文集。

面对深山古寺、天上海中、花间草丛，你有何感受？在曲巷里弄、市井街衢，你的情绪又怎样？……这里，作者见人之所未见，思人所共见共闻，以感情真挚细腻的笔触娓娓写来，将你带进一个深邃的世界，让你神往；特别那些写都市风情的篇什：轮渡、狭弄、车站、夏夜……尤为精彩，作者把这些你我每天都碰到的平凡琐事，写出了不平凡的气氛、情绪和思索，读来让你有滋有味，并读出人生、社会和自然的奥秘来！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共四十八篇。



序

刘 绪 源

时间之神实在是很伟大的。她可以是“忘却的救主”，却也可以是沿途播撒回忆和眷念的慷慨的“施主”。她不断使新近发生的事逐渐模糊，使波动的人心趋于平复；却也正是她，使遥远的事愈其明晰，愈显出它那珍奇的内核来。

记得七八年前吧，在上海、北京的文坛上，是曾自发地出现过许多小小的文学沙龙的。人们热忱地关注从各地刊物上冒出来的一篇篇新作，虔诚而激烈地讨论思想和技巧，认真传阅各自的文稿，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推敲……那时候，“文学”这两个字，是理想和事业凝结成的，是浸

透着某种神圣感的。曾亲历过这种场面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未必不觉得自己当时的天真、不成熟、不潇洒，有的甚至会为自己所曾有过的这种中学生式的顶真而脸红，名气太大的还会羞于乃至“恼于”承认自己也曾是这种无名沙龙的一般成员。现在弄文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潇洒起来了，哪怕内心并不潇洒也要装得潇洒起来，因为比之于传统的孤傲和讳莫如深，这种把文学当成一件可有可无的破衬衫似的潇洒，更能收到抬高自己和保护自己的功效，而且分明具有更多的现代感。现在作家们聚会，话题已经很难扯到文学上来了（当然我所指的是非正式的自发的聚会，而不是指那种为发表纪要或为电视转播的需要而专门组织的会）。文坛上的这种微妙的变迁，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很难说这是进步或退步。正如成年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少年时代种种圣洁的心态一样。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也许，这就是成熟吧。

然而，就在这集体走向成熟的潇洒之秋，我接到了廷楣的一封情辞恳切的信：“五年前我们相约，你给我写序。时间过得真快，书终于可以出了……”我的心不由得发热。是的，五年前，这

不正是我们的“沙龙时期”吗？这样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毕竟还有热切地铭记着、怀念着这充满真诚虔敬的沙龙岁月的人在！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廷楣过去的信和当初抄给我的几页笔记，一看落款，果然有五年多了。那纸页已经有些泛黄——这便是时间之神的踪迹，便是她日渐远去时所遗落的印痕了。

仔细想想，廷楣确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在他那温文尔雅而又亲切随和的微笑里，其实是包裹着一种很认真、很执著、很坚韧的精神力量的。很少见到他固执己见，或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笑吟吟，一脸好脾气。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永远地保留着一个“精神单间”，别人可以出入于其间，却无法将其破毁。因为有这个属于自己的“单间”，他可以在面临喧嚣、危难、魅惑、催迫、疲惫或冷落的时候，从容地退入其间，冷峻地梳理自己的思绪，静静地修炼自己的心。所以，他总能够长久地，默默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决不目光逡巡，步履惶急，老在赶这赶那，老怕自己会在哪一天忽然变得不时髦起来（英语中，时髦 = modern，不时髦 = 不“现代”，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所以，他能够

永远怀抱着一一种神圣感，一种对于文学、对于美的永恒的追求，那么认真地，一篇一篇地构筑他的散文——那安置他的活的灵魂的精美的巢；而筑巢的材料则是沉浸着他的痛苦与欢悦的亲身的阅历，是他周遭的沉甸甸的现实的人生。散文引人注目时，他写他的散文；散文不引人注目时，他仍然（或更其）努力地、一丝不苟地写他的散文。他从事散文创作怕有十五个春夏秋冬了，就这样，在时间之神时而雄阔、时而轻盈、时而令人震撼、时而惹人心碎的永恒的脚步声中，他一页一页地编定了这本薄薄的散文集。这是在时间的长久的磨洗中编成的，我想，其中的有些篇章（诸如《夏夜》、《观弈》、《静静的白桦林》、《月是故乡明》、《昨天的海》、《陋室记》、《梦》等），该是经得住时间的更长久的磨洗的吧。一个弄文学的人，他那最高的追求，不应是一时的显赫，而应当是留下几篇经得住时间的磨洗、经得住读者的挑剔和自己心灵检验的佳作。我以为，这才是最让人羡慕和忌妒的！而且，从廷楣的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上，我还悟出一个道理：一个拥有“精神单间”的人，尽其可能地享用这无形的单间，而不是以此自炫自夸（一如随时要将这

单间抬价出租乃至出售的“房老虎”或地价商一般），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也许正是作为“现代人”的一个标志。至少，这要比左顾右盼地追随大流，以千篇一律的外在潇洒为潇洒的时髦作派，更加“现代”一些。

从集子中不难看出，廷楣最擅长的是描写，是一种精致而细腻的白描。这种白描要达到很强的表现力，那是须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和文字功力衬底才行的。尽管书中也有将通篇溶入一种抒情的、充满喟叹的基调中去的作品，例如《车流晨曲》，但在这情感流泻的河道中，最迷人、最让人怦然心动的，还是那几个沉淀着、包藏着许多精致的白描成分的段落。廷楣的描写对象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他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琐屑的人生断片中，注入一种深邃独到的目光，注入自己动荡的不平的心绪，从而在自己不动声色的描写中蕴藏了一点悠远的寄托，于是就使平凡的日常的画面闪起了熠熠灼人的审美的光芒。这是一种看似寻常、实则神奇的艺术手法，它凝成廷楣这本集子的最大特色。尤其是书中的第一辑，所写的无非是上海的街道、轮渡、窄弄、小屋、车站、河浜的日常生活，但作者对这里

的生活是那样熟悉，观察得那样细致入微，落笔时历历如数家珍，它使你在一种饱满的熟悉感中读出了更为饱满的新鲜感，它使你悠然心会，使你折服，使你情绪开始波涌，使你喜悦而又忧伤。你从作品中读出了自己的人生，随后，你将不得不品味和反思这样的人生。在书中的四、五两辑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篇什。我觉得，从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我所读到的“上海味”，我所获得的都市生活的实感，远比读厚厚几部以上海为场景的长篇作品还要多。作者曾在黑龙江度过一段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他也把这种精致的描写赋予了黑龙江的冰雪与山林，其中有几篇，读来是可以催人泪下的。然而，即使是在一次山火中惨烈献身的那几位英勇的姑娘们，作者在描写她们时，所专注的，仍然是平凡的、琐屑的、不为人所重视的那些日常的断片，是他回忆中的那“扶着锄杠的歉意的一笑”，是早晨见面时她那腼腆的问：“你们吃馒头？”……（《静静的白桦林》）正是这些平凡的细节，湿润了我们的双眼。这使我不能不佩服作者“点石成金”的本领。当然，书中也还有些略显冗长和平淡的篇章；另有个别题材，也许并不适合作者的写法和个性

气质。如果作者能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特长,我想,他的作品是会更精粹、更迷人的。

对于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深刻的专注,源于作者对于普通的人生的爱。只有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才会对人生抱着复杂的眼光,才会有不满和渴望,才会使自己的心处处交织喜悦和忧伤。前不久,我刚与友人一起编完一本《当代散文选析》,在对四十余篇散文佳作进行艺术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散文艺术的最高创作原则,只能是“真情实感”;然而,怎样的人才会拥有更多、更为弥足珍贵的真情实感呢?这里还有一个先决的前提,那就是:散文的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多情”的人。我们曾经将“多愁善感”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进行严酷的批判,进行无情的“横扫”,现在想来,这实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让人性愈益退化的风暴。愿这样的风暴再也不要出现。

廷楣是一个“多情”的人。我等待着他的更多描写日常生活的“多情”的作品。我相信,我是不会失望的。

——记于1989年,一个闷热的秋夜。

• 目 录 •

序.....刘绪源

车流晨曲1

早上七点轮渡上6

夏夜.....10

走过弄堂.....14

我的眼前一亮.....18

观弈.....23

今晚有球.....27

淮海路的绿荫.....31

徜徉在鲁迅墓前广场.....38

龙华古刹神像前.....42

苏州河随想.....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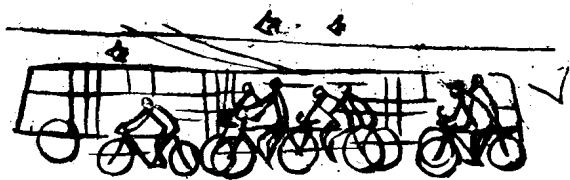
静静的白桦林.....52

我们的.....61

草思.....65

月是故乡明·····	71
让我唱一支绿色的歌·····	74
土屋琐忆·····	79
雪中的声音·····	86
不能在这里停留·····	90
石级断想·····	96
泰山泉·····	102
森森古柏下·····	105
微笑·····	108
问石匠·····	113
黑龙江,波平似镜水如箭···	117
佛光凡尘访九华·····	123
机翼下的大地·····	130
南极草·····	135
观沧海·····	139
昨天的海·····	144
紧闭的嘴唇·····	150
蟋蟀·····	155
鸽子·····	159
红石榴花·····	163

桃李情.....	166
输棋.....	172
南极,南极,我们呼唤你	175
骑手	179
小巷深处的回声	185
墨绿色的背心	193
真情	201
 陋室记	 207
梦	213
庄严的一刻	217
梧桐下的球场	221
透明的玻璃门	225
想起“老虎脚爪”	229
枇杷熟了	232
 后记	 237



车流晨曲

每天早晨，洒下一片铃声，我们用车轮去与太阳相会。夏天，太阳起得早些，我们骑着车子在衡山路疾驰的时候，灼热的阳光已经穿过梧桐树叶热烘烘地照着我们的后背了。冬天呢，太阳睡懒觉了，骑好久，我们才看到凝霜的屋顶抹上一点红色。

我们，可总是那么准时。骑到靖江路口，你估摸着，“他来了”，他果然就来了。五十来岁，骑一辆破旧的跑车，戴一顶开普帽，一只旧书包斜背在肩上，他调皮地冲你一笑，“句句吱吱”，学起黄鹂的鸣叫。骑到乌鲁木齐路口，你会等着谁，不，不必等，那个一身红色滑雪装的姑娘和她那

辆小轮子“凤凰”一下子拐进车流里。在幼儿园门口，总能见到那个推“永久”的妈妈与双胞胎儿子告别；网球场门口，总有一两位手持网球拍的“鬃有丝”者，飞上他们的“坦克”。我们无暇打招呼，也不能说出他是小张还是老李，只有在红灯亮时才互相看那么几眼，彼此点点头；可是我们仿佛心心相通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们之间常常有会心的笑：比如，当一个新“参加”进来的毛头小伙子控制不住他的龙头时；当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把半导体收音机象望远镜一样挂在胸口复习英语时；当一位年轻的爸爸胸口沾上奶渍，在停车的片刻打着呵欠咬口大饼时……红灯，那真是一会儿！绿灯一亮，车流又呼地一下闪过了路口。

我们肩并肩地骑在一起，严厉过分的警察，傲慢的轿车司机，不够伶俐的卡车，常常是我们共同讽刺的对象——或许是撇撇嘴，或许是几句嘟哝。我们未必对他们有什么成见，只是在可惜被耽误的时间。我们的车轮虽与太阳一样是圆的，但我们不敢指望万有引力，我们相信自己的努力，靠脚蹬，靠轮子和柏油路的摩擦。我们把用自己汗珠换来的几分之一秒，真看得比金

子还贵重！

或许，我们这种天天周而复始的车轮行是艰苦的。你别看在瓢泼的大雨中，我们的雨披象铠甲一样闪着金属的光泽，车象箭一样掠过马路，那么潇洒，象骑士策马驱驰；可是，流进口里的毕竟是沾满尘土的雨水而不是蜜糖。你别看我们大风天经过衡山宾馆门口，龙头扭来歪去，好象在表演车技，自己知道，脚下有千斤力量要使：两旁的高楼给风来了个加速度，在冬天，这风吹得透一身的衣服。

自然，我们也不会那么软弱，哪怕是那些美得看起来有些纤弱的姑娘。雪天，双辫子无轨电车早就把积雪压成溜光的冰场。谁都知道，那样的天迟上班不扣奖金，你只消站在车站上等好了，那肚子里装满人，象甲虫一样爬动的公共汽车或者迟两小时，或者迟三小时，总会送你到厂里。可是我们不，我们宁肯在冰上用自行车跳舞。龙头稍微一歪，“啪”，谁摔倒了。不好，一连七八个跟着摔倒了。哟，何必瞧着我们难过？站起来，我替你、你替他拍干净身上的冰和雪。好了，再骑上。我们还笑哪，是的，笑！还有雾天。冬天的雾那么浓，那真有意思。你看前方，